

【共享记忆】

周末“约会”

□钮桂云

周六早晨，我照例拎着一袋水果推开娘家的门。母亲正在阳台上侍弄她的绿萝，看到我急忙把手往上衣下摆上擦了擦，边接过水果袋子边嗔怪：“又买这些做什么！水果还有好多。”

说着，她已经拿起了茶几上的电热水壶。我知道她要开始泡茶。“要不，咱出去转转？公园的玉兰花开了。”我试探着问。“跑那老远干啥？人挤人的。你要是有空，陪我说说话就行。”

就这样，我再一次被“留”在了家里。说实话，起初我是有些失落的。工作一周，好不容易盼来周末，本想带母亲出去走走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尽尽孝心。可她偏不领情，就愿意窝在这七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，日复一日地守着那些旧家具、旧相册。

母亲喝茶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，母亲的爷爷开染坊，雇了不少人，每天他就坐在天井里喝大叶茶，看干活的来来往往忙碌。母亲喝的茶也是大叶茶，二十元钱一斤。经常有街坊邻居找她喝茶，母亲一般是上午泡一壶，下午一壶。

母亲端起茶杯，就打开了她的话匣子。“你姥爷那时候啊，赶着驴车去镇上卖布，天不亮就走，后半夜才回来。有一回，路上遇见狼……”这个故事我听过不下十遍。

“你姥爷的驴车后来换成了拖拉机，再后来……”就这样，每周六上午成了我和母亲的“茶话时间”。烧水、泡茶、茶盘里有瓜子和花生，喝一杯茶，吃上几颗瓜子，然后就是漫长的聊天。与其说是聊天，大多是时间在讲述。

渐渐地，我不再满足于听，开始有意记录。母亲讲她的祖父——是远近闻名的主事人，不管谁家喜事，都要请他来陪客。如果他不来，是坐不住客人的……“这些事，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。”母亲叹口气，“再不念叨念叨，就烂在肚子里了。”

去年秋天，我以母亲讲的故事写了一篇散文。文章发表了，豆腐块大小。我把报纸拿给母亲看。她欣喜的眼里分明含着泪花，让我给她读了三遍。“写到报纸上，这样就不用讲了，谁看到就知道”“是呀，这叫流芳百世”，我和母亲开玩笑。

从那以后，我的笔再也停不下来。母亲的故事像一口深井，越挖越有。我写开染坊的外曾祖父，写一生要强的外婆，写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写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庄。这些文字陆续变成铅字，有的还获了奖。“我姑娘真厉害，写得真好”，母亲的言语中尽是自豪。“这多亏了您的故事精彩啦，你讲一上午的故事能写一本书。”母亲笑了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，有几瓣随风飘落，在阳光下打了个旋，轻轻落在阳台上。

茶香袅袅中，我忽然明白：所谓尽孝，有时候不过是坐下来，听一个人把她的故事慢慢讲完。而那些故事，终将在另一个人的笔下获得新生，就像这杯中的茶叶，在滚水里舒展开来，重新活过一次。

母亲又开始讲起来，讲的是我从未听过的——关于她十八岁那年，第一次去县城的故事。我按下录音键，把手机扣在茶桌上，专心听母亲讲故事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岁月悠长
母爱成章

【此心安处】

眼里住着春天

□钱永广

母亲第一次骨折住院时，她躺在病床上，叹气说：“我恐怕真老了。”母亲叹气时，她以为身边没有人。

这话还是被姐姐听到了。“不是恐怕，前年我们给你过的80岁生日，你忘了？你是真的老了。”姐姐走近床边，提醒母亲。母亲没有吱声，沉默着。我知道，倔强的母亲，如果有人说她老，她是不会服的。特别是父亲去世后，她仍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家，这让我很不放心。每次我提议把她接进城，她总是说，我还没老，我在老家自己种菜、养鸡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你们就安心在城里工作，不用为我劳心费神。

第一次骨折出院后，母亲还是坚持要回老家。可母亲终究还是老了，体力大不如以前。家里的小黑狗，撵着一只芦花鸡，母亲拿着棍子追，可她怎么也追不上肇事的“小黑”。带着无奈，母亲放下了棍子，嘴里不停地骂着“小黑”。以前，母亲在家觉得闷，没人说话，就一个人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大姨家，找人唠叨家常。可现在，她去串门的事，也免了。母亲老了，她无奈只能宅在家里，她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受到限制，只是她不肯当着我们的面，承认自己老了罢了。

母亲承认自己老了，是在她第二次摔倒骨折后。今年春节前，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竟然站在凳子上劈柴。凳子一翻，摔了个大跟头。母亲的股骨被打了三根钢钉。再次经历骨折，母亲的身体就像秋天的茄子，彻底瘪了，如果不借助拐棍，她再也站不起来。

出院后的母亲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嚷着要回老家。母亲被迫住进了我家。可无论我家的沙发有多柔软，我发现，母亲也不愿多坐一会。更多的时候，她喜欢拄着拐棍，一个人站在阳台，对着窗外看，有时一看就是半天，让我很是不解。我家房前，是胭脂山公园。正值春天，樱花、桃花，玉兰，竞相怒放。被树木丛林包裹和溪流环绕的胭脂山上，每天总有数不清的鸟儿，在那欢呼雀跃，清脆婉转的叫声，总让人对春天的野外心生向往。

站在阳台的母亲，眼里看着

【饮饌琐忆】

母亲的豆瓣酱

□贺源

冰箱最里面，放着一只旧搪瓷盆。白瓷底、蓝花边，盆底磕掉一块瓷，露出里面黑黢黢的铁底子。我轻轻拿出来，盆里空空荡荡，凑近一闻，还飘着淡淡的酱香——那是妈妈亲手做的豆瓣酱味道，一晃十几年，都没散掉。

这只搪瓷盆，是妈妈专门用来做酱的。每年一入伏，她就开始忙活。先把黄豆仔仔细细挑干净，坏的、瘪的全都扔掉，用井水浸泡一整晚。第二天豆子泡得圆鼓鼓，她就架起大锅慢慢煮。柴火映红她的脸，汗水顺着鬓角不停往下流。

煮好的黄豆拌上面粉，摊在竹匾里，盖上黄蒿慢慢发酵长菌。那几天妈妈看得特别紧，不让我们小孩靠近，生怕惊扰到发酵的豆曲。小时候我不懂，看着长毛的豆子只觉得奇怪，妈妈却当成宝贝，一天要看好几遍。等发酵好了，就开始下酱。把豆曲倒进搪瓷盆，加盐、姜丝、花椒水，再兑上凉白开，搅拌均匀。盆口蒙上纱布扎紧，摆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每天一早，妈妈都会掀开纱布，用筷子仔细搅一遍，说是给酱透透气。我小时候总好奇问她，怎么知道该搅拌了。妈妈总会笑着说，你听，酱在冒泡，它睡醒了。我趴在盆边仔细听，真能听见细细的咕噜声，特别有意思。

晒酱的日子很慢。夏天蝉鸣聒噪，院子里安安静静，搪瓷盆静静晒在阳光下，小猫总爱趴在旁边乘凉。酱香一天天变浓，慢慢盖住豆腥味，醇厚的香味飘满整个院子，路过的邻居都会忍不住夸一句好闻。

新酱做好，妈妈第一时间就会盛一小碟让我尝。咸香带点微甜，混着太阳的气息，特别好吃。我吃得满足，妈妈看着我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往后一年四季，餐桌上总少不了这罐豆瓣酱，抹馒头、蘸青菜、做菜调味，平平淡淡的饭菜，瞬间就有了家的味道。

后来我外出上学、工作，在外地安家。妈妈依旧每年按时做酱，装好玻璃瓶，想方设法寄给我。有一年我嫌麻烦，跟她说别再辛苦做了，超市什么酱都能买到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久，妈妈还是忍不住说：超市买的酱，没有太阳的味道。确实是这样，流水线的酱料味道大同小异，少了烟火气，少了温度，少了灶台前煮豆子的辛苦，少了日复一日翻搅的耐心，更少了藏在酱料里的牵挂和爱意。

现在妈妈年纪大了，眼睛看不清，手脚也不利索，再也做不了豆瓣酱了。这只搪瓷盆也就闲置下来。但每次看见它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夏天，想起院子里晒着的酱盆，想起妈妈忙碌的背影。有些专属于家的味道，永远不会消失，全都藏在旧物件里，藏在回忆里。

今年立夏，天气晴好。我照着妈妈的老法子，用这只旧搪瓷盆，亲手做了一盆酱。搅拌的时候，耳边又响起熟悉的咕噜声，恍惚之间，好像听见妈妈温柔地对我说：你看，酱醒啦。